

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

史史者隱若顯之意也稍略也率略者也
謂其何為卑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本不
自知其所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
烟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蛇在蓋以形之
動者比蛇烟之生而以影比蜺甲也似之
而非者言以此為比亦近似之而非果然
也在日與火之中則有此影故曰屯屯廢
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不火則影不可見
是代去也彼指形也吾影也言吾之所得
者彼乎故曰彼吾所以有待邪然形之動
也又有所待故曰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強
陽動也形待強陽之氣而動彼形之所以
往來者強陽也彼以強陽而動我亦從之
其為強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故又何問我
乎此段與齊物同但添強陽火日之說又
要弄筆頭禪家所謂重說偈言也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選於郊至於
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
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八

中楸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
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
過老子曰而唯唯肝肝而誰與居大白若辱
盛德若不足陽子居楚然楚容曰敬聞命矣
其往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中楸舍
者避席場者避憲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
何處也唯唯肝肝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
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
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
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
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中楸奉承之也場
者炊者也避舍避憲敬之也爭席者不知
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
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
自晦而人視之以為常人矣此篇文亦細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九

席 齋 林 希 逸

雜篇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
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
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
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托天下也舜讓天下
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適有幽憂之病
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
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
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為者言
不欲為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
下而不與者也異於俗者言其與世俗不
同也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
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
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
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

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

捲捲自夢之貌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為未至者言非自然之德二人皆避而去之妻以首戴夫以背負共攜其子而逃此二段無斷語者即與前意同

大王實父居郟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實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實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感哉
所用養者謂質之以自養者也即土地也

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為重以外物為輕也此譏當時患失之士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玉與王子搜搜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君乎君乎言以我為國君乎惟無意於為君者方可托以國故曰越人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

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攫擊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攫之況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得為憂戚乃至於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益於世俗此段文似內篇

魯君問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馬顏闔守陋間置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其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

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宜特隨侯之重哉

其布籠布也聽者諛言誤聽也土苴上音捨下知雅反糟粕也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其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脩身則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而截殊不知其意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其本心如堯之非心黃屋如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如此方可以盡無為之治但其言抑揚太甚耳緒餘土苴四字只就餘事上生亦猶曰塵垢糠粃可以陶鑄堯舜也其造語過當處皆此類荆公之學真箇把做兩截看了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苴之語所以朱文公深辯之莊子立言之過或語後世似亦可罪然其實不然也危身棄生以徇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之所以往也所以之所以為兩句只一意以珠彈雀人必不肯以物累身人則不知此譬喻甚明切此

一段文似內篇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言而遺粟言其非真知已既非真知已則舉者可信毀亦可信矣此說亦甚切當此段與列子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

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

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而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安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分事也三旌三公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此段亦佳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榻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

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患與焉之飾憲不忍為也

茨者苦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為牖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牖以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曰楊以為塞絃拊琴瑟也匡坐正坐也紺深青赤色也表素者以白色為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華皮為冠也紺履曳其履也希世而行言其所以行媚世也

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為己而為人教人非為道而為利假仁義以文姦故曰仁義之患

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種臂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提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

緼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種臂虛浮也正冠而纓絕方欲正其冠

而纓又絕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衿之袖已破也踵決履之後已破也曳絰扶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達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

孔子謂顏回曰回未嘗貧居卑陋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作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郭外田也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此不可草草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已者無待於外也審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物之失不足喜懼也

無位而不作不以人不知為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某之得者言真得友也

中山公子牟謂臧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臧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

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臧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青頰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己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時起此念不必強為抑遏也

若強為抑遏則能內傷其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得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不順之則苦於自利是二傷也故曰重傷

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青頰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岩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己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時起此念不必強為抑遏也

若強為抑遏則能內傷其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得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不順之則苦於自利是二傷也故曰重傷

此非自壽之道無壽類者不入壽者之類也魏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此語即中庸勉而行之事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手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

子貢子路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自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則然及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道亦樂所樂非窮道也道德於此則窮道為樂者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疑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藜藿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藉陵櫟之也無禁者不以為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柏之茂即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柏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為法於後世故曰於丘其幸乎削然藜藿酒之意及琴者再取琴而彈也抗然躍然也子路聞此言而喜也子貢以下數句謂子貢因此而悟也丘首山名也所謂共伯未必為共和大抵皆寓言難以實求之其意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伯皆託子貢之言商周者周之都有商之舊地民也

奔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履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為已自不是汝之

自失止在一身可以已矣而又欲行我遂投淵而死此事他無經見亦只寓言也辱行猶曰穢德也

湯將伐桀因下隨而謀下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勉之以讓下隨下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務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澗水

強力有作為之意忍垢耐世俗行辱之事武者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務光為仁者也下隨務光皆古之隱者但

其自沈一節亦不可考或亦寓言而已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繁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叔旦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就官一列極其品也殺牲而取其血

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知此也時祀祭以時也不祈喜者祀而不求福也盡治而無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為政治為治雖有為而無容心也遽為政者汲汲然備其善政也不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下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也以亂易暴言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衣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不賴者不取以為資也后山云親年方賴祿是用此賴字戾行充也刻意曰為充而已矣即戾行也言伯夷叔齊非欲為高節戾行使於富貴稍有可受之義則必受之矣亦不至為此高充之舉惟其於義無可受之理所以如此天下闇商亂也周德衰者謂周方興而其所為又如此也惡其以智謀取天下故曰德衰此篇不全似莊子之筆但隋珠彈雀兩臂重天下說反屠羊數段猶佳然終不及他篇矣若盜跖說劍漁父則又甚焉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二十九

八
三